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三十二回 孫紹祖鼎烹轉輪府 賈元妃高會赤霞宮

話說林如海在冥中做了十殿轉輪王之位。那馮淵、崔子虛、秦鍾三家眷屬俱在署內。如海因著他們分管事情，猶如幕友一般，教馮淵掌管刑名兼理錢穀，崔子虛專管書啟兼代紅黑筆，秦鍾專管號件。這轉輪王府中有一名廚子，原是前任薦過來的，名喚多官混名多混蟲。原來便是多姑娘的前夫，原是榮府廚子。今知賈母、賈珠在林如海任上升來此處，便寫了個手本，托潘又安回了，上來磕頭請安。賈母便問他生前之事，因知他妻子多姑娘現已嫁了鮑二。這多官並無過惡，況原是榮府舊人，賈母便向如海說了，加恩叫他在大廚房管總，這多官便磕頭謝了。

一日，過堂脫生的鬼犯內中，忽有一名鮑二。林如海看了陽世犯由，叫上他來細問。鮑二不敢隱瞞，便將因榮府攆出，糾約盜賊，俱禍潛逃，探知其妻多姑娘為薛蟠娶去作妾，復約伙盜於平安州欲行劫殺薛蟠，致被柳湘蓮殺死之事，一一供明。

林如海便罰令他轉世為驢。因將此事告知賈母，賈母歎息了一番。便因鮑二，想起鮑二家的來，他自來就與賈璉不端，現今年少在此寡居，難保其無間味之私。況鮑二已被湘蓮殺死，轉世為驢。鮑二既經復娶多官之妻為妻，今多官現在此處，且人勝似鮑二，何不即將鮑二家的配了多官，豈不十分公允呢！遂將此話向林如海說了，林如海笑道：「老太太真是想得到，凡事一秉大公，這麼一調劑，真是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了。」於是，遂將多官與鮑二家的配為夫婦，一個是其妻曾嫁其前夫，一個是其夫曾娶其前妻，真是顛倒姻緣，從來奇事了。

一日，閻羅王那裡有文書來，是有幾名要過堂轉世脫生的鬼犯。崔子虛看見內中有李衙內一名，心下驚疑，因請出林如海來，將李衙內名字指與他看，道：「不知是那李衙內不是？」

請老大人明兒過堂的時候，留心問他一問。橫豎晚生的始末，老大人是知道的。」林如海道：「這個容易。這會子沒事，就過堂罷。」因吩咐出去，叫伺候升堂。

不一時，人役齊了，如海升堂，便叫帶過這一起過堂的鬼犯上來。底下答應一聲，一點名過去。點到李衙內，林如海問道：「你把生前之事，細細說來。」李衙內道：「小鬼犯是長安府太爺的舅子，生前總在長安府衙內，因到錦香院去宿娼，有孫紹祖妒奸爭鬧起來，那孫紹祖行兇，就把小鬼犯殺死了的。」

小鬼犯生前並無過惡，今當轉生為人，到案下來過堂的。」林如海道：「你生前聘過張金哥為妻的麼？」李衙內道：「張金哥聘後就死了，並未過門。」林如海大怒道：「你倚仗長安府威勢，強聘張金哥有夫之婦，以致金哥父母逼退崔守備家之聘。

義夫烈女，雙雙自盡。你這罪惡還小麼？」姑念已死於他人之手，免受地獄之苦，罰令轉世為犬，也不問枉了你了。」底下鬼卒就把狗皮給李衙內披上，同這一起過堂的鬼犯，都趕到六道輪迴處轉世脫生去了。

林如海退堂進去，便告訴了崔子虛一番。適值賈珠也在那裡，便道：「罰他為犬，還便宜了他呢！只是他才說被孫紹祖殺死了的，這孫紹祖是什麼人？好像我二妹妹的姑爺是這個名字呢！等我問老太太去，看是不是？」於是，走到上房見了賈母道：「方才姑爹在外過堂，有一個鬼犯是李衙內，就是崔子虛、張金哥的對頭，姑爹已罰他轉世為犬去了。這李衙內在陽間，說是被孫紹祖殺死了的。我好像聽見二妹妹的姑爺是這個名字呢，老太太可記得麼？」賈母道：「迎丫頭的姑爺是叫孫紹祖，他是蔭襲指揮，怎麼能混殺人呢？」賈珠道：「聽見二妹妹還是他凌辱死了的，可見就是個凶橫的人了。或者因鬥毆，或者因什麼事情殺了人，也是有的。這李衙內是長安府的舅子，這殺他的人總是要抵償的，以後總留心看孫紹祖的名字就是了。」賈母道：「要果然是孫紹祖這混帳東西到這裡來了，也要給他受受罪才好呢！」賈珠道：「我對他們說去，俱大家留心，不要給他錯過了。」於是，出來囑咐了馮淵等，大家留心看孫紹祖的名字，恐怕錯過。

誰知過不數日，只見過堂的文書內早有一名孫紹祖。賈珠道：「是要抵償李衙內的，不得這麼快，或是別故死的，也未可知？」馮淵道：「恐怕是畏罪自戕的，也料不定。」賈珠等林如海回來，就將此話稟了。林如海道：「今兒已遲了，明早過堂罷。橫豎他已來了，沒有錯過的事，就放心了。」

到了次日一早，林如海吩咐，今兒在內堂過堂，請賈母、賈夫人在屏後坐聽。不一時，伺候人役已齊，如海升堂，逐一唱名點過，點到孫紹祖，如海便問：「孫紹祖，你在陽間是什麼人，是怎麼死的呢？」孫紹祖道：「小鬼犯生前是蔭襲指揮，只因酒醉殺了李衙內，問了抵償，正了國法死的。」林如海道：

「你娶的妻子是賈迎春嗎？」孫紹祖道：「是賈迎春。」如海道：「他是怎麼死的呢？」孫紹祖道：「是病死的。」林如海把驚堂一拍，喝道：「我久已知道是你凌辱死的，還狡賴嗎？」

「叫鬼卒把他快叉下油鍋底下。鬼卒答應了一聲。只見簷前早已設下油鍋，烈燄騰騰燒的鍋內的油都滾起來了。一個鬼卒便上來把孫紹祖洗剝了衣服，一個鬼卒提起鋼叉照孫紹祖腹上「咯喳」一聲叉將起來，舉著往油鍋裡一丟，那滾油都濺出鍋外。

不一時，皮骨俱爛，漸漸融化，化成一道清煙。鬼卒將他撈將起來，向地下一擲，將水一噴，依然還是人形，穿了衣服，上前跪下，哭道：「十王爺爺，鬼犯從今悔悟，再不敢為非了。」

「如海道：「你生前殺了李衙內，故抵償正法。那凌辱妻子致死的罪名，還沒消除呢！今罰你轉世為豬，長大了的時候，免不得心頭一刀，還教那世人千刀萬割吃你的肉去。」底下鬼卒便把豬皮給孫紹祖披上，同那一起過堂的鬼犯，都趕到六道輪迴的地方，轉世脫生去了。

堂事已畢，如海退堂進來。到了上房，見了賈母，問道：

「老太太可聽見了麼？」賈母道：「我見他又下油鍋，看的害怕起來，也沒聽完就進來了。後來怎麼樣了呢？」如海道：「他後來知道改過，我就罰他轉世為豬去了。」賈母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也就很夠了他了。」賈珠道：「前兒李衙內轉世為狗，今兒孫紹祖轉世為豬，這豬狗都是差不多的畜生，還便益了孫紹祖呢。」如海道：「豬狗雖然一樣，卻大有分別。這狗若生在太平富貴人家，得保其天年，逍遙自在，比那貧賤極了的人還高些呢。豬是長大了的時候，總免不了一刀，還要千刀萬割的切食其肉，比狗就差遠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二姪女兒此刻都在離恨天上，原也不恨他了。只是不知幾時才得瞧瞧我們女孩兒去呢？」賈母道：「橫豎總有見的時候罷了。這會子，又何必這麼忙呢？」於是，又過了兩月。

忽然，一日玉帝有旨：「京都都城隍忠祐王員缺，著林如海調補，所遺轉輪王員缺，著胡判官補授，其酆都城隍員缺，著崔判官補授。欽此。」林如海接了玉旨，隨即各王並城隍等都來拜賀。賈珠與馮淵、崔子虛、秦鍾等也都道了喜。賈母道：

「這可到太虛幻境裡去不能呢？」林如海道：「這是到京城裡去，倒離老太太家裡不遠了。明兒可以晚上夢裡回家看看，倒使得的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離恨天上到底幾時才能得到呢？」賈珠道：「明兒姑太爺上任去，先要到天上陸見謝恩呢！我們便都一起動身前去，先到了太虛幻境住著，等姑太爺陸見了回來，再一起到京城上任去，豈不兩全其美呢？」如海道：「但不知那裡可順路不順？」賈珠道：「潘又安是去過的，問他便知道了。」便傳了潘又安進來，如海問道：「你上年送尤三姑娘到太虛幻境去過的，可知道那裡離玉帝天上有多少遠，順路不順路呢？」潘又安回道：「小的還沒上過天，遠近是不知道。只記得那年在那裡曾聽見過他們說，他們那裡離南天門不遠。」

如海道：「這麼說，就是順道了。」於是，一面料理交代，一面收拾，擇日起身。如海又到各衙門去辭了行。

到了起身這日，各王與城隍等都在城外祖餞，如海下轎施禮，道：「多蒙盛意，銘感五中。但王程緊急，不敢稽延，待林如海立飲三盅罷了。」於是，各王公敬了三盅，如海飲了，便道：「列位王爺請回，小弟就此告別。」各王等再三要候如海上了轎，方

才回去。這裡賈母頭裡坐了一輛大車，鮑二家的在前伏侍；第二是賈夫人帶了司棋坐了一輛大車；第三是夏金桂、張金哥、智能三人坐了一輛大車。賈珠帶了潘又安騎馬在前引路，馮淵、崔子虛、秦鍾帶領焦大、多官等也都騎馬，押著行李馱子在後。林如海坐了一乘大轎，從後趕了上來。

行到下午時分，賈珠在前早隱隱望見一帶淡紅圍牆，便問潘又安道：「那是什麼地方？」潘又安道：「那就是芙蓉城了。」

「賈珠道：「這就快到了，我們慢著些兒，等姑老爺上來，稟明了再走。於是，緩緩而行。漸離芙蓉城不遠了，只見林如海大轎已上來了，賈珠便下了馬，到轎前來回道：「前頭望見的就是芙蓉城了。」如海道：「我此刻先要陸見去呢，你們先到那裡去罷，我陸見回來，再到這裡會齊。」賈珠答應了下去。

如海便帶了潘又安，取路往南天門去了。

這裡賈珠在前，引了賈母等一起車馬人眾，早到了芙蓉城口。只見幾個黃巾力士上前來問，賈珠道：「我們都是你們這裡元妃娘娘、瀟湘妃子，賈林兩家的人，特意到這兒來的。」

那黃巾力士答應了一聲，便都上來領著進了南門，一個便先去報信。湘蓮、尤三姐路近，聽見了便趕忙招呼了鳳姐、鴛鴦、尤二姐、秦可卿、瑞珠一齊迎了出來。賈珠等已到了石頭牌坊，見了湘蓮忙下了馬，上前拉手相見，並與尤三姐、鳳姐、鴛鴦問好。鳳姐道：「老太太都來了麼？」賈珠道：「都來了，人多著呢！」鴛鴦便問道：「這車裡是老太太麼？」賈母看見，便道：「我在這裡呢！」鴛鴦趕忙上去，同著鮑二家的扶了賈母下車，鳳姐便扶了賈夫人下車，接著夏金桂、張金哥、智能都下了車。大家相見，請安問好。秦鍾也上前給他姐姐相見，並給眾人請安。賈母道：「我們寶玉還沒來麼，林丫頭呢？」

鳳姐道：「我們路近，就先來了。他們都路遠，走的慢些兒，也就都要來了。老祖宗同姑太太，且請到殿上坐坐，歇息歇息罷。」

於是，大家慢慢兒的走到宮門，正要進去，只見東邊寶玉同迎春兩個來了。寶玉忙跑上前去，請了賈母、賈夫人的安，迎春也上來請了安，大家相見。於是進了宮門，到了花滿紅城的正殿，正要坐下，只見黛玉、香菱、晴雯、金釧都來了。一齊跪下請安。賈母、賈夫人拉了黛玉，一齊大哭，黛玉也哭起來。鳳姐道：「老祖宗和姑太太，今兒都大家團圓相會，應該歡喜才是，怎麼倒傷起心來做什麼呢？」賈母道：「原知道該歡喜才是呢，不由的見了面就傷起心來了麼。」說著，只見警幻仙姑、妙玉也來了，大家請安問好。賈母道：「妙師父隔了好幾年沒會了。這一位是誰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這是警幻仙姑，就是這裡太虛幻境的主人呢。」賈母與賈夫人道：「我們初到，應該來奉謁才是，怎麼倒驚動仙姑的大駕呢？」警幻仙姑道：

「聽見老太太和姑太太的駕到，只因路遠來遲，以致有失迎候了。」

於是，大家又從新逐一施禮。相見已畢，因馮淵、崔子虛不好起居，寶玉便讓了賈珠、馮淵、崔子虛、秦鍾同湘蓮陪著六人都到赤霞宮寶玉上房去坐了。這邊賈母、賈夫人、夏金桂、張金哥、智能等是警幻仙姑、迎春、黛玉、鳳姐、可卿、尤氏姊妹等陪坐。茶罷，鳳姐道：「老祖宗只怕餓了罷，吩咐擺飯。」

賈母道：「元妃娘娘在那裡呢？我們都要去見見呢！」鳳姐道：「他在東邊赤霞宮裡，寶兄弟、二妹妹都在那裡住。老祖宗用過飯再去不遲。」於是，擺了兩桌飯，上頭一桌是賈母、賈夫人二人，黛玉、鳳姐陪坐；底下一桌是夏金桂、張金哥、智能三人，尤三姐陪坐。

飯畢，賈母、賈夫人帶了夏金桂等三人，便要到了赤霞宮去，迎春、黛玉、鴛鴦三人陪了過去。到了赤霞宮，寶玉忙迎出來道：「老太太來了，才剛兒大哥哥已同我見過了元妃姐姐了，馮大哥他們三個是代奏請安過了。元妃姐姐知道老太太來了，喜歡的很，正在那裡坐著盼望呢！我和老太太、姑太太進去，先見過了元妃姐姐，再請馮大嫂他們進去見罷。」賈母道：

「也罷了。」

於是，寶玉先領導進去，奏說：「老太太、姑太太都來謁見娘娘來了。」賈母、賈夫人走上殿去，元妃便站起身來，賈母、賈夫人要行國禮，元妃便一手拉了賈母，一手拉了賈夫人，道：「不用行禮，此處已非禁地，何必如此呢？」因命宮女設坐，賈母、賈夫人謝了坐，方才坐下。元妃道：「多年沒見老太太了，倒還康健麼？」賈母道：「托賴娘娘的洪福，還好。」

「元妃道：「姑太太有三十多年沒見了，我都不大認得了。才剛兒珠大兄弟來見，也只依稀彷彿，面貌都記不清了。姑太太，恭喜赴任京城，這倒離家裡不遠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這都是托賴娘娘的洪福呢！娘娘一向玉體萬安？」元妃道：「自到此地，倒比宮闈強多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同來還有馮、崔、秦三家女眷在外，要進來叩見請安，因候旨不敢擅入。」元妃便向寶玉道：

「你去領他們進來罷。」寶玉答應，便到宮門外領了夏金桂、張金哥、智能三人進殿。夏金桂等三人便向上一齊磕頭叩見，道：「恭請娘娘萬安。」元妃命宮女攙起，賜坐於賈母、賈夫人之下。金桂等三人又磕頭謝了坐，然後挨次坐下。元妃道：

「才剛兒兩個兄弟說，陸見之後即赴新任，不過一兩天就要去了，心裡要留老太太、姑太太多住幾天才好呢！也罷，今兒在我這裡吃晚飯罷，明兒我就不管了。」因叫宮女去請了迎春、鳳姐、黛玉、尤三姐、鴛鴦五人來陪坐。賈母、賈夫人等齊道：

「又多蒙娘娘賜宴，何以克當？」元妃道：「什麼話，我們多年都沒有見面了，這會子權作個團圓家宴罷！」

於是，就殿上擺了六席酒筵。迎春、鳳姐、黛玉、尤三姐、鴛鴦也進來了，參見已畢，大家就坐。右邊上首一席是賈母，鳳姐陪坐；下首一席是賈夫人，黛玉陪坐；左邊上首一席是夏金桂，迎春陪坐；下首一席是張金哥，尤三姐陪坐；底下一席是智能，鴛鴦陪坐；中間一席是元妃相陪。

宮女們獻上酒來，席間說些冥中之事。賈母便講起孫紹祖變豬之事來，元妃道：「這事我這裡已略知梗概，只不很詳細。」

今兒老太太一說，就明白了。但這孫紹祖原可恨，應該如此的。

「迎春聽見，便流下淚來。鳳姐道：「二妹妹應該歡喜，怎麼倒反傷心起來呢？」鴛鴦道：「他是自己想起從前的事來，不由人的要傷心罷了。難道還可憐孫紹祖傷心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正是，往事不堪回首處，這也是自然之理呢！」元妃點頭道：

「林妹妹說的很是。」賈母又說：「孫紹祖殺的這人，便是李衙內。」因又把李衙內變狗的事，說了一遍。元妃便向張金哥道：「原來這位張姑娘可敬的很，應該旌獎的才是。我這裡敬你一杯罷！」因命宮女將自己面前的一杯酒，送給張金哥去。

張金哥忙要出席來謝，元妃令宮女拉住，不必出席。張金哥只得站起身來，接了酒，道：「蒙娘娘的恩典，婢子遵旨立飲了。」

「宮女候乾了，仍然取過杯子，送了上去。夏金桂生恐怕說到他的身上來，心下甚是難過。不一時，酒完上飯。飯畢，漱口喝茶，撤過酒席。大家謝了宴，便告辭出來了。」

原來賈珠、馮淵、崔子虛、秦鍾也是元妃賜了一席宴，是湘蓮、寶玉相陪，便在寶玉那裡坐了，已經吃完。賈珠、寶玉二人又去謝了宴。賈母等到寶玉這裡，看了一看，便到迎春那邊閒坐去了。湘蓮便送馮淵、崔子虛、秦鍾三人到花滿紅城之旁去住宿。夏金桂、張金哥、智能三人便在迎春上房住了。賈母與賈珠便在寶玉上房住了。賈夫人同了黛玉，便到絳珠宮去住宿。要知晚景有何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